

新疆脫險記 (二)

李郁塘

晝夜趕路奔向喀什

由阿克蘇到喀什的距離，在左宗棠平定新疆行軍補給上的規定，算是一大站。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騎毛驢趕需時一個月；於今汽車的行程，大卡車要走四整天。我們兩輛「避秦」逃難車，爲了拉遠尾隨匪軍的距離，再加上全程都是一望無垠的戈壁灘，在四顧茫茫渺無人烟的情況下，反而覺得很安全，只好馬不停蹄、晝夜趕趕。全車的人疲憊了就在車上吃喝睡覺；休息好了就開車走路。原來四天的行程，我們僅走了兩天半。於是年（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晚，進抵南疆首邑，也是全疆第一大城——喀什。

喀什全名喀什克爾，位於帕米爾東麓喀什克爾河兩岸，因以名之。有二城，河北曰回城即古疏附國，今縣仍名之新疆省。第二區行政專員公署，以及英、俄、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領事館，均佈駐此城內。商賈雲集，市肆繁華。居民以維吾爾族人最多，間有柯爾克孜，烏孜別克以及哈薩克等族人，雜處其間。河南曰漢城，今名疏勒縣，即古疏勒國所在地，爲東漢名將班超耿恭治理西域卅六國之駐節地。當時南

疆警備總部駐防城內，仍爲南疆軍事重心。居民以回漢兩族爲多，間有少數錫（伯）索（倫）滿三族人散處城內。城郊也都是維族耕種的居所，西北路局設分站於城內。我們在哈密總站借雇該局的兩輛大道奇，言明終點站就是疏勒。因而是晚進抵該城後，人車解約，各自分散。我爲了節省川資，並便於明瞭情況，乃以假名住進該縣警察局的招待所。因爲該局的劉副局長，原在民政廳警政科服務，於半年前由我委派出任現職。久別相逢，舊情仍熾，他仍以舊長官來待我，我也就心情泰然的住在局內。

我們不遠千里而來到此地，就是爲了避難出國。出國的第一要事，就是要備出國護照。當時辦理南疆出國護照的機關，就是總部外事處。因此翌日上午我就偕同郭城修同學（迪化警備總部第二處科長），去拜會該處的歐陽晉高參。他是軍統局派駐南疆最高級的人員，當然成了南疆的第一號「國特」。於今趙錫光要跟着陶峙岳走，他自然非離開新疆不可。當我倆去到他的寓所時，他正在收拾行李，待我們說明來意，請他務必幫忙時，他一邊指着行李，一邊回我們說：

「趙錫光決心降匪，這是我的工作失敗。失

敗的人只好走路，現在行李捆好，就搭今天下午開往葉城的軍運班車，離此經克什米爾赴印度。而辦理出國護照，手續繁瑣，不是幾個小時可以弄好的。何況趙錫光現已心黑，決不會同情逃離新疆的人，予以方便填發護照了。情勢如此，愛莫能助，請你們原諒！」

護照絕望突聞戒嚴

希求領取出國護照的事，就此絕望，只好重返警局，再想其他辦法。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原是在日下午二時給我們安排遊覽喀什兩大觀光聖地——漢城的耿公台，與回城的香妃墓。但時至二時劉副局長雖然按時而到，却不是實踐前言，而是暗送消息，尤且是最壞的消息，在四顧無人之後，才悄悄輕語對我說：

「科長你要趕快離此危城，喀什兩城在今日下午四時實施戒嚴！」

「喀什發生了什麼大事，需要戒嚴？」

「匪酋彭德懷與王震已到迪化，他倆給科長扣上第一號戰犯兼頭等國特的罪名，下令全省通緝！並以黃金千兩作懸賞。趙錫光已奉命行事，乃下令四時起戒嚴搜捕！」

當劉副局長講完此情後，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真情？我在新疆文不是省主席，武不是總司令。退而言之也得具有軍師長，或廳處長的資格，或可補充此一罪名。然而我三者皆無，當然是空谷傳音，以訛傳訛了。不過劉副局長說明喀什要戒嚴，當然是有大事發生。我們遠道來此，就是為逃災避難。於今既然有災難臨頭，還是走為上策。以免因我牽連好心待我的劉副局長受累。於是我一面囑咐同宿警局招待所的同伴準備啟程，一面又趕往關潔民先生的住處，密告喀什要戒嚴，同伴們要走必需在一小時內離城，遲了恐怕走不成了！關氏一聽我言，先是眉頭一皺，表示現在就走，確有困難，繼之解釋的說：

「同行難友們，住的很分散，現在大家有的在街頭擺地攤，賣去不需要的什物，變作川資；有的到市場購買前程醫藥用品。大都不在寓所。時間這樣的促迫，想走一時也召集不起來。你老兄如果今天非走不可，只好先走好了！」

事既因我而起，當然非走不可。於是我即時率領同住警局的十二位難友，乘着警局的交通車，很順利的走出了疏勒城。就在我們離城不久，喀什兩城同時宣佈戒嚴。搜捕的結果，與我同車進抵喀什的關潔民、唐雄、張立齋三先生，在兩天之內被警備總部捉放了三次。因為他們都是內地各省逃到新疆的人，不是通緝懸賞中要捕的要犯，最後終獲釋放。他們三人在喀什為什麼被南疆總部在兩天之內，捉放三次迄今時逾廿八載，他們還被蒙在鼓裡，莫明其所以然呢？

堯樂博士憶述秘辛

彭（德懷）王（震）二匪，一到迪化就給筆者扣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的罪名，是我作夢也想不到。因為當時我僅身負全省警政一位荐任主管，那有充當如此重犯的資格，與千兩黃金的身價。因此當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道出戒嚴的原因，我根本不相信，我以為他是攆我離開的藉口。其後追上馬呈祥、葉城二軍長，饒鐵珊站長，劉漢東局長等，我也未便道出此情。及至來到台灣，我仍守口如瓶。原因是怕別人說我老王賣瓜，豈不為人所輕，而貽笑大方呢。

直到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由西藏經印、非等地，飛返台北時，我和毛君強兄前往接機。當迎到台北市泉州街鐵路飯店，作久別重逢的懇談時，堯氏第一句話劈頭就說：

「彭德懷與王震二匪酋，一到新疆就以紅紙大字報，在各大城市內，宣佈你們二人是頭號戰犯一等國特，以黃金千兩懸賞通緝！」

我倆正想發言，堯氏接手指着筆者說：

「因為你把家眷留在哈密，匪偽特務認為你仍潛伏在哈密附近，乃派了三位專人，住在你家守株待兔，監視一百多天！」緊接着又說：

「你走後大約半個月，你太太又給你生了一個男孩，這是對你唯一的好消息，我給你道個遲來的喜訊！」

「謝謝主席，大人孩子都丟了，還有什麼喜可言！」

由堯主席來台後，才證實一年半前，當我逗留喀什時，劉副局長對我輕言密語的悄悄話，全

屬維護我的真情，決非藉口攆我走的假意。而彭、王兩匪酋一到迪化，就給我扣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的罪名，無疑又是陶（峙岳）鮑（爾漢）兩逆出的壞主意，供的好資料。這兩位新疆罪魁禍首，所以要如此做，當然也不是憑空捏造，也有其根據的把柄：第一、當馬步芳將軍出任長官時，我乘馬、堯二人素有淵源的關係，乃密擬改組新疆軍政大局，以堯易鮑，以馬（呈祥）換陶的計劃。要將二逆移位，藉以鞏固西北大局。二逆當然會耿耿於懷！第二、當匪軍圍攻蘭州時，我又發動新疆各族領袖如堯樂博士專員、烏斯滿專員、賈尼木汗廳長等組織全疆反共游擊總部。此一行動，無論對陶、鮑和平降匪，或對匪軍入新，都有莫大的不利。第三、新疆全省國軍譁變，抗議降匪的行動，又是由我籍貫所在地的哈密開始，以後延及全省，二逆又認為是我的傑作。綜此三大罪狀，供給彭、王二匪，也就够份量。在彭、王二匪酋看來，胆敢讓一省的總司令與省主席撤位的人，當然就是頭等國特；能動員一省各族民眾起而反共，能影響十萬國軍譁變，當然具備第一號戰犯的資格。因此二酋甫抵迪化，第一件大事，就施迅雷手段，附以黃金千兩作懸賞。於焉我這位荐任警政主管，一躍而冒升為全疆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了。

別矣疏勒古今異趣

當我們同行十二人乘了兩輛警局轎車，大模大樣，安安全全走出疏勒縣城時，東關市面如恆，人車熙攘。我們下了警局交通車後，即時改雇了兩輛六根棍（新疆平民交通車一馬四輪，因車

架以六根棍製成故名)，循着前往英吉沙大道向南進發。回首一望巍峨入雲的疏勒城樓，不禁發思古之幽情！當一千八百年前班超定遠侯，爲了生入玉門關，辭別此城時，是獲得當地居民萬人跪留的場面；於今我們仍爲乘漢節而不帝秦，反而落荒逃走！兩情相較，真是汗顏無語，愧對先賢了！

由喀什到英吉沙的距離，當地人統稱爲十個跑台，就是一百華里，坐車騎馬都是一天的行程。因爲我們是下午起身，只好夜宿半路打尖站的牙甫泉地方。當我們吃完晚飯，正準備就寢時，突有一輛軍運大卡車開到店內，我的內心不禁隨之緊張起來——是否因喀什戒嚴，沒有搜捕到我，乃派車追來此地？正當我驚疑之際，忽見歐陽晉高參由該車前座走了下來，這輛軍車也因戒嚴而誤點，一俟解嚴以後，才得開車夜行，車到此地停留專爲進餐與休息。我一見歐陽晉高參就問：

「喀什曾否戒嚴？」

「當然戒嚴，因而班車無法按時開出。」

「有什麼大事？需要全市戒嚴？」

「聽說郊區有兩連國軍譁變，城區爲了安全，才實施臨時戒嚴！」

這時歐陽高參已是趨錫光要送走的人物，不僅成了南疆警備總部的局外人，簡直已成敵人，當然對這次戒嚴，難明就裡，不明原委了。因爲我的追詢，只好找上馬路新聞作爲回答了。我接下又問：

「兩連國軍爲什麼譁變？」

「一說想追隨馬、葉二軍長出國；一說想截

留他們的黃金。後者的成份要大過前者。他們人多走得慢，你們人少走得快，設法趕起，去送消息，要他們嚴防，以策安全。」

患難之中舊交新知

在我和歐陽晉高參談話的當兒，已由班車上走下了好幾位軍人，其中一人直向我倆走來，當我看清他肩戴三個梅花的時候，歐陽高參就給我介紹說：

「這是南疆警備總部沙意提參議。他因不滿趙錫光降匪行爲，乃毅然出走，也將取道巴基斯坦，與你們同道而行，明天將在英吉沙縣城等你們，今後已成患難朋友，一路上相互招呼，兩相幫助。」

沙意提上校參議，是出生於伊犁的維吾爾族人，自小就受够俄共的欺壓，對俄共沒有好感！自新疆學院畢業後，已學得一口流利的國語，即轉入駐新國軍中服務，先出任四十二軍中校參議，贊助楊德亮軍長多年。俟趙錫光繼任後，爲了藉重長才升爲上校參議，忠黨愛國是新疆境內反抗俄的急先鋒。於今新疆軍政當局相偕降匪，他雖是土生土長的維族人，此時此地也無立足之地了！只好在匪軍入境前夕攜眷出國。

英吉沙爲喀什去莎車以及和闐兩專區必經之地；也是由南疆經蒲犁翻越帕米爾高原去巴基斯坦的起點站，雇馬帶糧，均必需在此地籌辦，過此就莫有辦法可想，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現在四十二軍彭團駐防於此。彭團長於民國卅四年留駐哈密時，曾担任城防司令，筆者時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因業務上的關係，不時過往，早成好友

。因此當我們翌晨趕往該城時，原打算首先拜會這位舊友，從中幫忙，以便追趕前行大隊。不意當我們兩輛六根棍到了該城北門時，這位英吉沙最高軍事指揮官，因關切喀什戒嚴之事，從早就到北門口打聽過往消息，我們是從兩城中間的牙甫泉地方起早趕此，成了頭批先到之客。他一見到我，似曾相識，但因我風塵撲面，滿臉于思，怔了一下不敢驟認，但我一眼就認出他了，經我通名報姓後，他先和我握手寒暄，道了辛苦以後，接下就問：

「你們甫從喀什來，不知有什麼事，值得戒嚴？」

我當時根本不信，喀什此次戒嚴，完全因我，同時也不宜將不明原委的是非，攬在自己身上。只好將歐陽高參所言，說了一遍。他認此事尚不致影響此地治安，也就不再追詢。而我當時最關切的事，要追到前行大員，以便掩護我們進入巴基斯坦。因爲我們同行人中沒有一張出國護照，非藉前行大員們掩護，難以進入他國國境。他話一止我就接下去問：

「馬、葉二軍長，聽說留在役格孜牙多日。是否已進入山區？」

「他們離開役格孜牙，已有一個星期了，你們要想趕上他們，非兼程趕趕不可。否則按程前行已難追上了。」

「我們非追不可，要請老兄大力幫忙，即時雇好馬匹，吃完午飯就走。」

「剛才我已代沙參議夫婦，以派軍差的規定雇了兩匹馬，每匹雇價袁大頭十圓。你們接例辦

「理。」

當時彭團長就指派他的副官，逕找該地馬牙子雇到十二匹馬，仍以官價合計，已比前行人員在喀什所雇馬匹便宜了廿個銀圓，這個忙真是幫得不小。然而我們同行伙伴，都是低級軍警官員，而且都是臨時出走，身上所帶的硬幣，屈指可數。當彭團長宣佈每人必需六十個袁大頭時，我的科員，也是警校後期的同學穆正聲兄，竟趨我面前悄悄聲向我說：

「科長，我身上只有一枚袁大頭，我怎麼辦？」

「既回來就同走。」

於是我就將哈密李議長、田會長義贈我的兩百銀元，以及戴副局長等贈送一百銀元券，統同交給穆同學協助其他難友，將所收之錢交給馬牙子。但匯集的結果，仍差三十多元。於是我將所帶的一條俄國毛氈，以及身上所穿的內毛外呢的中山裝脫下，到市場賣掉，付了馬價，我只好再向彭團長借了一套老羊皮衣穿在身上，來渡燃眉之急。這時先我們來到英吉沙的沙參議夫婦，乘了雇好的馬匹，偕同另一位軍官前來會合，經介紹以後，始知是現任蒲犁邊卡大隊電台台長賀子戈上尉，賀台長是因公赴南疆總部，公畢搭軍班車到英吉沙。得此同行，這無異成了我們前往蒲犁的大好嚮導。

生離死別三齣悲劇

正當我們備好馬匹出發之際，位於英吉沙西南境莎車縣警察局宋峨卿局長夫婦，突然出現眼前。宋局長與我在公誼上，算是我的屬員，在私

誼上也是中央警校的後期同學，不能再等片刻，好等他雇馬。孰料當雇馬來時僅有一匹。因為他說得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當時與馬夫談話就是僅供他一人騎用。於是我情不自禁的追問了一句：

「太太既已遠道回來，為何不攜眷同走？」

「我不說科長也會知道，科長也是一人到此，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我正語塞，無言相對之際，他接又說：

「好在她是在當地維族人，留下了生活既無問題，生命也不會有危險！」

當我們兩人談話的時候，同行難友們大都在馬上相候，這時宋局長由他太太懷中將小孩抱在懷中，一親再吻不忍釋手，他太太在傍掩面飲泣。馬上相待的同伴們目睹這一幕人間悲劇，無不流出同情的眼淚。這樣的生離，明明白白就知道是永訣，筆者不幸在半月時間內，就經過了三幕，第一幕是十月五日在哈密演出，本人是此劇的主角；第二幕於十月九日在吐魯番，由丁力一局長再行重演；於今由宋局長在英吉沙再演第三次。此種悲劇的演出，在新疆全省來說，仍然大有人在。如再推及全國，更不知凡幾了。這就是全中國人，今日為何都要誓死反共的一大原因。

高原邊城補給維艱

蒲犁縣是位於帕米爾高原上的一個山城，全境面積都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上，氣候嚴寒，四季皆冬，居民一年四季一身皮，不知換季為何物。五穀不生，民食維艱。但自古為兵家所重視。如漢、唐、元、清各朝，均由喀什分兵駐此。蓋因

高屋建瓴，可以俯瞰五國（中俄阿巴印）邊境，以固國防。於今仍派駐一邊卡大隊，其實也僅一連兵力。因為兵力不能太多，多了補給就發生問題，就地無法征糧，全靠山下運送，不僅山道崎嶇，還受天時限制，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洪水阻道，僅乘春秋二季很短的一段時日中，來作搶運，以籌軍食。而我們此次避難離國，恰逢適於通行此道的時機，亦云幸矣！由英吉沙到蒲犁的行程，快馬趕要走七八天，按程騎驢需時半個月。我們一行僅走七天，於十月廿七日夜，安抵蒲犁城。蒲犁城位於喀什克爾河之上游，即蒲犁河之西岸，因以名之。居民是以游牧為生的柯爾克孜為多，間有少數回漢族人，散處城區，多以經營小買賣為生，還有三家小客店，以應偶然來往過客食住之需。當我們同行十六人抵達後，當時宣告客滿，食住頓生問題，他們小店無力解決，於是我就向店家問：

「前幾天大批人馬從此過境，他們如何解決人馬吃的問題？」

「那批大官們根本沒有到城區，他們在對岸紮營下寨，所有補給都是由縣政府補送去的。你們如在縣政府有熟人，也得請他們來幫忙！此外如警察局及邊卡大隊有熟人亦可。除此三機關外別無他途可想。」

我們當天晚上仍有餘餅解決生活後，我於翌日一早就分別拜會當地政軍警三首長。主持縣政的楊樹英副縣長，與警察局劉基（現名李仲凱）局長，都係中央警校的後期同學，公誼私情，向有淵源。邊卡大隊長張軫中校，是土生土長於迪

化市的漢族人，在盛世才親蘇時，已嚐過俄共的苦頭；於今中共要來，因而早有戒心，身爲新疆人，欲想在故鄉再過自由生活已無可能，他已決心不和共軍見面，因此凡是當前路過此地的忠貞人士，無不予以方便。

趕做乾糧人多事繁

當我在禮貌上拜訪過後，他們三位主管，就發起聯合歡宴之舉。由縣政府主辦，縣府會議室權作爲臨時餐廳。上午羊肉抓飯，下午牛肉泡饅

。因爲同伴們多日來都是啃凍饑來充飢。吃了這兩頓簡單的盛宴，勝過了山珍海味。我們必需在蒲犁留住一天，當然不是爲了吃這兩頓可口的熱飯，主要的原因是爲了籌製前程所需的饑餅。因爲前行還有半個月冰山雪谷要走，每人按日來算必需帶五十個饑餅，才能到有人們的站頭。我們同行人此時集聚到十六人，再加上四、五位馬夫，就是廿多人，所需饑餅其數逾千。縣政府雖開倉放糧，將小麥撥交三家小店趕製。但由麥麵麵

懷念田故院長雲青先生

·汪道淵·

司法院田故院長雲青先生，不幸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卅日逝世，國失大老，朝野同悲。先生早歲講學大庠，繼司監察，敬恭厥職，所至有聲。政府遷台後，曾先後主持邊政及內政，嗣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五十六年春，行政院爲通盤檢討行政法規，成立法規整理委員會，聘先生爲主任委員，道淵時任國防部常務次長，奉派兼任委員，參與工作，共事三年，對先生治事之精心擘劃，執簡馭繁，印象極爲深刻；而於先生休休有容之風度，尤深欽敬之忱。

先生於行政院政務委員退職後，以法學碩望，轉任司法院大法官，其後繼任司法院長，就職伊始，曾剴切昭示：「司法公正，才能取得人民的信賴，才能對國家有利，今後司法的措施，要力求允當，以達到獨立、公正，並維護憲法精神的目的。」司法同仁無不奉爲圭臬，歷年以來，在先生領導之下，盡心努力，以求法律目的——正義之實現。茲先生雖與世長辭，而清操亮節，典範猶存，謹獻蕪詞，藉申懷念。

，由麵成餅，也要相當長的時間，再加氣壓太低，烤燒饑餅較平地多加兩三倍時間。雖然縣府與警局的廚房也來幫忙，但到第二天早晨起身，每人分配饑餅時，仍然不够全體需要。因爲沙意提參議攜有出國護照，乃自動退讓，好讓我們先行，以便追趕前行大員，掩護進入巴國國境。

翌日當我前往縣府向楊副縣長辭行時，他手中持了一本準備好的護照向我悄言輕語的說：

「老學長先行一步。我再準備三五天，隨後就行，我們再在巴基斯坦境內見面好了！」

他話甫畢，我不禁想起我和同到喀什的一大夥人還在後邊，假若這批人到此，這三位首長已離職潛行，這批人能否順利出國，就大有問題。起碼所需的饑餅，就無法製成。因此我接下面就說：

「你們三位政軍警首長，此時還不宜早走，因爲後邊還有許多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大學教授要經此路出國，你們必需俟這批忠貞大員過境後，再準備行動也不爲遲。」

「彭、王二匪酋已到迪化，大隊匪軍正向南疆開拔，遲了恐怕脫不了身？」

「我還不是匪軍明日要到哈密，今日下午再動身，也能安全到此。」

結果楊副縣長也就點頭應允。一直等了一個多禮拜以後，關潔民、韓克溫等人才趕到，當然援例聯合歡宴，趕製饑餅，解決前程吃的問題，將大家安全送出國境。但他們三人就因在蒲犁遲走一步，結果因留巴國，回返祖國時已遲了二年多。

（未完待續）